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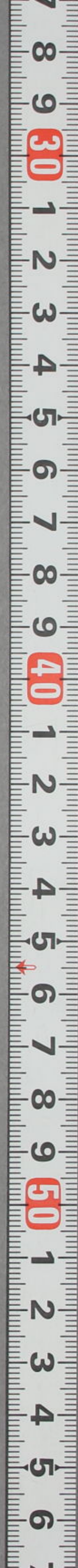


宋槧太平御覽



13
403
107

13
403
107



43
403
107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八

服章部五

貂蟬

簪導

白筆

帽

慘頭

纏鬚繩附

帷



田八幡
中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由山田君以贈
田八幡

田八幡圖書

徐廣車服雜注曰蟬取清高飲露而不食貂取紫蔚温潤而光彩不彰灼
又曰武官皆惠文冠本趙服也一名武弁大冠凡侍臣加貂蟬愚謂北土寒涼本以貂皮煖附施於冠因遂變而成飾也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金蟬左貂金取堅剛不朽蟬居高食潔貂內勁悍而外温潤貂蟬不見傳記者因物論義予覽戰國策乃知昔趙武靈王胡服也其後秦始皇破趙得其

冠以賜侍中高祖滅秦亦復如之漢末侍中皇權參乘問
貂璫何法不知其說復問地震云不為災還宮左遷議郎
又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世祖以來
專用官者右貂金璫

漢書曰燕刺王且郎中侍從着貂羽黃金附蟬

又曰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
人皆青紫貂蟬充盈幄內

又曰王莽篡位更漢制黑貂為黃貂又改漢正朔臘日太
后命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
食肉

晉書曰趙王倫篡位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
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故時嗔曰貂不
足狗尾續

又曰劉聰破洛城將懷帝還平陽作赦書以六月十一日
破洛羣王十二束手軍門貂蟬羽葆以充王府
又曰阮孚字遙集為安東府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
心後拜散騎常侍性既嗜酒常以金貂換酒為所司所彈
帝宥之

蕭子顯齊書曰侍中世為親近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宋
文帝元嘉中王曇首殷景仁等並為侍中情任親密景仁
與帝接膝共語貂拂帝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
又曰王儉以朝儀草削衣服制則未有定準議曰漢景六
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
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明文

又曰張劭兒被收劾兒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

又曰武陵昭王曄武帝即位歷中書祠部尚書巫覡或言

雖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於御座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拌帝笑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順毛而踈其骨肉帝不悅

又曰何戢爲侍中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彥回以戢資重欲加散騎常侍彥回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領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旣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以驍游亦不爲少迺以戢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

又曰江淹累遷祕書監侍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嘗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賤耶可留待待侍中着之至是果如母言

又曰周盤龍爲東平太守求解職見許還爲散騎常侍武帝戲之卿着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

梁書朱异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後果如其言

又曰王規爲晉安王長史王立爲太子仍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賜以所服貂蟬并降令書悅是舉也

又曰陸雲公善弈碁常夜侍坐武帝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

後魏書曰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任城王澄上表諫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蟬於象珥極麗貂於鬚髮江南僞晉穆何后有女尚書而加

貂璫此乃衰亂之世妖妄之服請依常儀追還前詔帝從之

鄴中記曰石虎征討所得婦女美色萬餘選爲女侍中着貂璫直皇后

劉楨荅魏文帝牋曰貂羆之尾挂侍臣之幘

潘岳秋興賦曰登春臺之熙熙珥金貂之頰頰

成公綏七唱曰金鑄煌煌貂珥峩峩也

孫楚會王侍中座上詩曰顯允君子時惟英邵玄貂左移華蟬增曜

簪導

釋名曰簪連也所以簪冠於髮也導所以導掠鬢髮使入巾幘之裏也或曰掠鬢以事名之也服虔通俗文曰幘導曰簪

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夸楚爲玳瑁簪

春申君客三千餘人止客皆玳瑁簪躡珠履趙使大慙也

又曰李斯上書曰宛珠之簪傅璣之珥

漢書曰上從館陶公主飲上曰願謁主人公主乃下殿去

簪珥徒跣頓首謝自引董君董君隨主前伏殿下

又劉向列女傳曰周宣姜后齊女也宣王常晏起姜后脫

簪珥待罪於永巷也

又佞幸傳曰景帝沒入鄧通家財一簪不得着身

燕書曰高祖慕容廆晉安北將軍張華雅有人鑿鎮薊撫

御諸部高祖童兒往見華甚異之謂高祖曰君後爲命世

之器匡難濟時者也脫所着幘簪以遺高祖結慙慙而別

梁書曰羊侃家妓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後魏書曰胡太后幸闕口溫水登鷄頭山自射象牙簪一

發中之

董巴漢輿服志曰太皇太后入朝服紺上皂下簪以瑇瑁為摘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鳳凰爵以翡翠為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鐸左右各一橫簪之以安幘結諸簪珥又曰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紺繪幘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長尺為簪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通犀簪羣臣曰貢有常典魏所求非法宜勿與孫權曰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復與言禮皆備以付使

韓詩外傳曰孔子遊少原之野有婦人央澤而哭夫子恠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看刈著薪而忘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而忘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忘簪吾所悲者不忘故也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伎道之士有善為偷者往見子發子發禮之無幾何齊伐楚子發將師當之兵三却齊師逾強於是善偷則夜出取幘明夕取枕明夕又取簪悉歸之齊師大駭謀曰今夕不去楚軍恐取吾首還師而去之故伎無細能無薄在人君用之也

鹽鐵論曰禹理水過門不入當此之時墮簪不顧

郭子橫洞冥記曰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玉螭遊於路董謁曰昔桀媚末嬉於膝上以金簪貫玉螭腹為戲弄今螭腹有金穿痕安知非此耶

神仙傳曰左慈能分盃飲酒曹公聞試之慈拔簪以畫盃卽斷其間相去數寸

幽明錄曰孫權時南方遣吏獻簪吏過宮亭湖廬山君廟請福下教求簪吏叩頭曰簪獻天子必乞哀念神云臨人

石頭當相還吏遂去達石頭有三尺鯉魚跳入舡吏破腹得之

吳均續齊諧記曰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於林野中見一死人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許來駢鳥乃起去潛乃往看之見有犀導乃拔取衆鳥爭集無復駢者

夢書曰簪者爲身簪者己之尊也夢着好簪身歡喜班固與竇憲牋曰將軍哀憐賜以王躬所喜駭玳瑁簪絳單衣以魯縞之質被服鸞鳳之彩飾諸葛恢集詔荅恢曰今送一犀導小物耳然是情發於中而寄乎物

班固與弟超書令遺仲叔瑁瑁黑犀簪西京雜記曰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宮中爭効之玉價倍貴

漢鏡歌有所思曲曰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以爲門遺雙

珠玳瑁簪

白筆

魏略曰明帝時嘗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階而坐上問左右此何官侍中辛毗對曰此謂御史舊簪筆以奏不法今但備官耳

徐廣輿服雜注曰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書之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

帽苦洽切

服虔通俗文曰帛幘曰帽

王隱晉書曰陳舒議至尊臨温公夫人喪議曰今白帽深衣當古弔服至尊臨弔謂深衣而已

崔鴻十六國春秋西涼錄曰燉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帽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鞞言訖忽然不

見李歆小字桐稚至期而亡

南史曰何胤夢見神女二十許人並衣蛤行列在前俱拜
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困不復瘳

後魏書曰宋遊道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善獎曰我年位已
高會用弟爲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遊道曰不能既而
獎爲河南尹辟遊道爲中正使者相屬以衣蛤待之握手
歡謔

潘京別傳曰陳耽初爲州主簿司空何次道蛤偏岸謝耽
頓蛤有所蔽也應聲報曰耽頓以蔽有明府岸以示無
宜都山川記曰鹽水上有石室民駱都到室邊採蜜見一
仙人裙衫白蛤坐見都凝瞻不轉

傳子曰漢末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
縑帛以爲蛤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貴賤于今施行

可謂軍容非國容也

世說曰陸雲好笑着蛤映水見影笑不能止

高惠文婦與惠文書曰今奉總蛤拾枚

帽

傳子云帽先未有岐荀文若巾觸樹成岐時人慕之因而
弗改今通爲慶弔之服白紗爲之或單或袂初婚冠送錢
亦服之

後魏書曰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
謝峻等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孝
文勅尚書李冲選一與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成淹昭明
言不聽朝服行禮議出何典淹言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
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方謂議出
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唯賡袴褶不可以弔幸借衣帽以

申國命敕送衣帽給昭明等明旦引入皆令文武盡哀
後魏書裴植傳曰植母夏侯道遷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
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帽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門經
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

慘頭取透反

釋名曰慘鈔也鈔髮使上或謂之陌頭言其從橫陌而前
也齊人謂之奄髮使上也

禮記玉藻曰士練帶率下辟

士以下皆禪下合而絳積如今作慘頭爲之

東觀漢記曰建武中徵周黨黨着短布單衣穀皮慘頭待
見尚書欲令更服黨曰朝廷本以是故徵之安可復更遂
以見自陳願守之所志上聽之

後漢書曰向栩河內朝欲人少爲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
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着絳慘頭

吳越春秋曰勾踐與妻入臣吳王衣獨鼻慘頭夫人衣無
緣衣裳左開之襦以養馬
古詩曰羅敷好養蠶採桑城南隅少年見羅敷脫巾着綃
頭
繁欽定情詩曰何以結相於金薄畫慘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之六十八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九

服章部六

衣

白虎通曰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蔽也

釋名曰衣者依也人所依以抵寒暑也

爾雅曰衣衤音謂之視音覓衣縷也齊人謂之衤衤領謂之

褻繡刺繡文以褻緣謂之純衣緣也祝謂之裳音穴裳音營

衣皆謂之襟交袂居業謂之裾衣後袷謂之袴音穴裳音營

佩衿謂之褻佩玉之屬執衽謂之結持衣扱衽謂之襍音頤

上衽衣蔽前謂之檐今蔽也婦人之褱謂之縗縗也縗即今之

因名為褱縗繫於體裳削幅謂之縗幅深衣衣裳

世本曰胡曹作衣宗均注曰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上天下象

又曰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日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又說命曰唯衣裳在笥

禮曰夫為人子者父母存衣冠不純素孤子當室衣冠不純采緣

又曰季康之母死陳褻衣褻衣非服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

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撤之

又曰孔子曰昔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為布帛

又曰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祛謂大夫士也祛尺二寸縫齊倍要袷

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祛尺二寸緣廣寸

半以帛裹布非禮也上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

閒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絺不入公門振裘不入公門

襲裘不公門纊為繭緼為袍禪為綱帛為裙

又緇衣曰子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

民德歸一

左傳曰衮冕黻珽黻韋鞞以蔽膝也珽玉笏也帶裳幅舄帶革帶也衣下口裳幅今

之行膝者衡紃紃衡持冠者紃冠之垂者紃昭其度也

舄復履藻率鞞鞞藻率以韋為之所以籍于鞞屬游纓一名大帶

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昭其文也

又曰狄人伐衛衛懿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

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取其文

又曰欒武子曰若敖蚡筭冒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筭皆楚之先

君輩路柴車也
藍縷弊衣也

又曰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詩曰碩人其頤衣錦褰衣褰單也尚以禪衣謂其文之大著

又曰縞衣綦巾聊樂我貞

又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又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

又曰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

又曰緇衣美鄭武公也緇衣之官兮敞予又改爲兮緇衣之好兮敞予又改造兮緇衣之蓆兮敞予又改作兮蓆大也

又曰衣錦褰衣裳錦褰裳

又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

不如子之衣安且煖兮

又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澤褻衣豈曰無衣與子同裳

又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又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感發二之日栗烈無衣

無褐何以卒歲

史記曰文帝衣弋綈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

漢書曰齊國有三服之官奉獻冠幘縱爲首服純素爲冬服輕緇爲夏服

又曰韓信既平齊項羽使武涉說信背漢歸楚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漢王予我上將軍印授我兵數萬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夫人深親信我我背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

又曰武帝末郡國賊盜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捕之

又曰朱博為琅邪太守勅官屬多作衣裘大袷音紹不中節度自令掾吏令去地三寸

又曰帝賜南粵王他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以縣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縣之多少厚薄差

又曰江充初召見大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單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謂正幅使一頭狹狀若燕尾垂之兩旁

冠禪纒步搖冠飛翾之纓服虔曰冠禪纒故行見於後也也容貌甚壯帝望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

又曰雋不疑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下謁暴勝之

又曰王吉字子陽好車馬衣服自奉養極為鮮明而遷徙所載不過囊衣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世傳子陽能作黃

金

後漢書曰更始時授官爵皆羣小賈豎膳夫庖人多着繡

而衣錦袴襜褕諸子罵詈道中時智者見之以為服之不

中身之災也漢書音義曰諸于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楊雄方言曰襜褕其短者自闕之西謂之褿

加綿襦注曰俗名襦被據此即是諸于上如綿襦如今之半臂也褿音充襦音屈

又曰光武見來歙大歡即解衣以衣之

又曰祭遵為人廉約家無私財常衣韋袴寢布被夫人裳不加緣

又曰祭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美其清約賜

之衣被什物無不悉備

又曰耿恭自疏勒迴衣履穿決形容枯槁

又曰東平憲王蒼侍肅宗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

行掖庭池閣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服衣

太平御覽 卷六百八十九 四

各一襲五時衣謂春夏季夏黃及常所御衣合五十
篋餘悉分布諸王公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蒼
及琅邪王京書曰聞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惟
王有孝友之德今逆光烈皇后假髻帛各一及衣一篋可
時奉贍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
衣服之製

又曰明德馬后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
秋常衣大練裾不加緣大練大帛也杜預注朔望諸姬主
朝請望見后袍衣踈麓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
繒特宜深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

謝承後漢書曰表忠乘舡戴笠詣王朗見朗左右僮從皆
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卽辭疾發而退也

又曰郭賀拜荊州刺史有殊政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嘆

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邾行部去幘幘令百姓見其
容服以彰有德

魏志曰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
言被服飲食難曉也

又曰明帝徵管寧爲光祿勳辭不就詔問青州刺史程喜
寧守節高乎審疾疴頓耶喜上言寧恒着皂帽布襦袴布
裙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拄杖不須扶持四時祭祀輒自
力强改加衣服着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饋
饌跪拜成禮

魏略曰文昭甄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
家中髣髴見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

魏氏春秋曰王允爲吏部郎中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
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

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
至年限在後月限在前帝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
曰清吏也
吳書曰孫權每賜周瑜衣寒暑皆百領諸將皆不及
晉書曰石崇以奢豪矜物廁常有十餘婢列侍置香粉有
客如廁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故而王敦脫故着新意
氣無怍婢相謂曰此必能作賊
又曰高士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洛陽陷奔吳居大辟
山恒着鹿裘葛巾餘杭令顧颺與葛洪造之颺使致韋衣
不納使置室中乃爛於內竟不服用
王隱晉書曰董威輦不知何許人忽見洛陽止宿白社於
市得殘繒輒結以爲衣號曰百結衣
宋書曰沈慶之領隊防東掖門劉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

慶之慶之戎服履鞮縛袴人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
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換服

又曰明帝體肥憎風夏月常着小皮衣

又曰明帝疾召褚彥回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

召卿欲使着黃羅來可耳指牀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得不

復開彥回亦悲不自勝黃羅襪乳母服也

又曰范曄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

制度世人皆法學之

又曰江湛字微深爲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

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

衣成然後起

又曰謝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公事免詣東府門自

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

齊書曰宋元嘉制諸主入齋閣得自服裙帽見人主唯出
太極西廂乃備朝衣車駕幸其第乃白服烏紗帽以待宴
焉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

又曰高帝卽位後手詔賜張融衣曰見卿衣服龕故誠乃
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道故衣意謂雖故
乃勝新也是吾所着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

又曰陶弘景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素辭祿詔許
之

又曰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
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
拂其坐處

又曰王琨性儉約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誠嚴應須紫
服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服在匣不須更

製檢取果得焉

梁書曰到溉性率儉不好聲色庭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履
十年一易朝服至穿補

又曰波斯國婚姻法一聘財訖女婿將數十人迎婦婿着

金縷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

又曰新羅呼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

百濟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禪

又曰張曠音盛稷之子也稷初爲剡令至曠亭生之因名曠

字四山少勤孝行年三十餘猶斑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

淚歡然

又曰胡縉胡貴切隨陳伯之入魏時元會縉戲爲詩曰帽上

着籠冠袴上着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

又曰何敬容爲吏部尚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

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衣而左右衣
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
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熨
之或暑月背爲之焦

又曰任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西華冬月著葛帔練
裙事具交

又曰任昉爲義興太守友人彭城到溉弟洽從昉共爲山
澤遊及被代登舟止有綃七疋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
軍沉約遺襦衫迎之

後魏書曰樂浪王萬壽孫忠明帝時位太常少卿孝武帝
汎舟天泉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着
紅羅襦繡作領碧袖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
式何爲着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儻服

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又曰胡叟於高允館見中書侍郎李璨被服華靡叟貧老
衣褐璨頗忽之叟謂曰老子今若相脫體上袴褶衣帽君
欲作何許也譏其唯假盛服璨惕然失色

又曰文宣囚元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

北齊書曰爾朱敞字乾羅彥伯之誅敞小隨母養於宮中
年十二敞自竇走至大街見童兒群戲敞解所着綺羅金
翠服易衣而遁追騎至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
會日已暮由是免

陳書曰徐陵爲吏部尚書精簡人物摺紳之士皆嚮慕焉
陳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裏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
里直上陵坐陵不知識命史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
竟無忤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

隋書曰齊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籃縷之服而行乞其閒以爲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後主果爲周所敗被虜困至以賣燭爲業唐書曰太宗詔冠冕制度已備令文尋常服飾未爲差等於是三品已上服紫四品已上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婦人從夫之色仍通服黃又曰楊妃寵愛特甚宮中主貴妃刺繡者七百人楊益及諸戚里每歲進衣服布之於庭光奪人目又曰肅宗性節儉嘗出衣袖示近臣曰此衣已三浣矣又曰貞元六年德宗初賜節度觀察使新製時服尚方織作呈閱所宜上曰頃來賜衣文綵不恒非制也朕今思之節度使以鵬銜綬帶取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以鷹銜威儀委威儀委瑞草也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

又曰文宗朝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奏比以婦人長裾大袖朝廷制度尙未頒行微臣之分合副天心此開闢之閒袖闊四尺今令闊一尺五寸裾曳四尺今曳五寸初延安公主以衣服踰制駙馬竇潯得罪德裕因而奏之六韜曰武王伐紂蒙寶衣投火而死國語曰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袷之衣音督又魯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仲孫它孟獻子子爲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也愛去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囚子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春秋後語曰田文謂其父靖郭君曰君下宮蹈綺縠之衣而士不得短褐又曰趙襄子既滅智伯智伯之臣豫讓變姓名入宮塗廁

以刺襄子襄子覺而赦之後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使視之復得讓襄子歎曰嗟乎豫讓之爲智伯名旣成矣寡人赦子名亦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釋子矣讓曰臣固伏誅願得君之衣而擊之於是襄子義之脫付身之衣以與之讓拔劍三躍呼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漢雜事曰高祖時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令羣臣議天子所衣服以安天下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制曰可舉者以各舉一時之事白之五服衣始於此
董巴漢輿服志曰上古穴居衣毛未有制度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暈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効之始作五采成以爲服凡十二章

莊子曰莊子衣大布之衣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商君書曰上世之人衣不煖膚食不滿腹
孫卿子曰子夏家貧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驕我者吾不復見
尹文子曰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國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
韓子曰晏嬰相齊妻不衣帛馬不食粟
又曰齊桓好服紫國人盡着之公患之管仲曰君謂左右甚惡紫臭於是三日埧內莫有紫衣者
又曰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緇衣而反其狗吠之布恐將擊之朱曰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能不恠哉

門狗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衣服之制故聖人作之冬則給帛輕
且溫夏則絺綌清且涼所以適身體和肌膚也
又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犛羊之裳韋以
爲帶

呂氏春秋曰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與門弟子一人
宿於郭外寒逾急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
子活我國士也爲天子惜死子不肖也不足愛子與我衣
弟子曰夫不肖之人安能與國士衣哉戎夷解衣與弟子
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淮南子曰林類榮啓期衣若懸裳

說苑曰齊林既者衣葦朝景公公曰何忽服小人衣耶林
既曰衣狗裘者不必羊鳴今君衣狐裘音能不狐乎

又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

唐奉使文侯問子之君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
府之衣則能勝之文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令倉唐雞
鳴時至太子迎拜賜發篋衣盡顛倒太子趣具駕曰賜之
衣非以爲寒也欲召擊知無誰與謀故遣子以衣詩曰東
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例之自公召之事具奉使門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老耄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
拾遺錄曰宋景公之時懸四時衣春夏以珠玉爲飾秋冬
以翡翠爲溫

又曰禮敬國其俗人年三百歲而織芳茅以爲衣蓋尚書
云島夷卉服之類也

又曰任末年十四好學觀書有合意處則題其衣裳及掌
裏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靜衣易之
又曰太始元年魏帝以陳留王之歲有頓斯國人來朝以

五色玉爲衣如今之鍠

又曰天漢三年渠搜國之西有折淪國其俗淳和人壽三百歲有大木一樹千尋若經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繩山來會其國綴草毛爲繩網其衣如今之羅紈也至元狩六年獻網衣一襲帝焚於九達之道恐後人徵求此物故燒之煙如金石之氣

又曰貢嶠山南有池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茅爲衣衣服皆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烟霞若鳥用羽毛也

鍾會母傳曰夫人幼少衣不過青紺

世說曰齊王罔爲大司馬輔政嵇紹爲侍中詣罔諮事罔召葛旗董艾等共論時宜旗等白罔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能操之遂進樂器紹推却不受罔曰今共爲歡何爲却耶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職卑忝備常伯

豈可以先王之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有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旰等不自得而退

又曰桓車騎不好着新衣浴訖婦故送新衣車騎大怒催使將去婦便持還冲妻王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大笑而着之

又阮宣子論鬼神有無或以人死有鬼阮子獨以爲無曰今見者云着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乎

孝子傳曰老萊子年七十父母猶在萊子常服班斲衣爲嬰兒戲

曹肇傳曰明帝寵愛肇與帝戲賭衣物有所獲輒入御帳服之遙出親狎如此

襄陽耆舊記曰王昌字公伯爲東平相散騎常侍早卒婦是任城王曹子大女昌弟式字公儀爲渡遼將軍長史婦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九
是尚書令栢階女昌母聰明有典教二婦入門皆令變服
下車不得踰後階子嘉尚魏主欲金縷衣見式婦嘉止
之曰其姬嚴固不聽善耳不須持往犯人家法
列仙傳曰道士徐延年平陽人也見人持新黃羅衣云延
年五百夜半夜明如晝從五億萬人登仙也
古艷歌曰煒煒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離騷屈原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九

服章部七

衮衣

鷩衣

毳衣

絺衣

玄衣

褱衣

褕狄

闕翟

鞠衣

展衣

禮

祿衣

袞衣

朱衣

展衣

衮衣

說文曰衮天子享先王卷音龍繡於下幡一龍蟠阿上嚮

釋名曰衮卷也畫卷龍於衣也

書曰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孔安國曰欲觀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日月星為三辰華蟲於衣服施旗也作會宗彝會

也五采成此畫焉宗廟藻火紛米黼黻絺繡文者火為

舜尊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藻火紛米黼黻絺繡文者火為

火字粉若粟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以五采彰施于

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也

五色作服汝明尊卑服汝制之也

尚書大傳曰山龍青華蟲黃作纘黑宗彝白藻火赤天子

五服 詩曰九罭之魚鱒魴我覲之子衮衣繡裳

又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

玄衮及黼

又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左傳曰諸侯伐楚許男斯卒于師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

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衮斂衮衣公服也謂加二等

禮曰有以大爲貴者天子龍卷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

裳

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

數也

又明堂位曰衮冕立於阼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亨先王則衮冕○又夏官

下曰節服氏掌祭禮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鄭玄曰

從王服也維維之以纁王旌十二旒兩兩也纁纁連其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

儀禮覲禮曰天子衮冕負斧扆

漢書曰韋孟詩云肅肅我祖家自豕韋衮衣朱黻四牡龍

旂

後秦記曰姚襄夢弟萇上御座着衮服謂官屬曰此兒或

能大起吾族

齊書曰陸澄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賀服衮冕九

章澄與議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着經文秦除六冕

漢明還備魏晉已來不欲令臣下服冕故位公者加侍官

今皇太子禮絕群臣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

唐書曰代宗時渤海質子盜衮龍服捕得之詞云慕中國

衣服上赦之

董巴漢輿服志曰上古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浚帛以効之始作五采成以爲服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有文故上衣玄而下裳黃秦以戰國即天子位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初玄漢承掌故至顯宗初服冕旒衣章以祀天地養三老五更於三雍三公九卿郊祀天地明堂皆冠冕垂旒衣裳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辰星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五采衣裳乘輿刺史公候九卿已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

續漢輿服志曰聖人處天子位服日月昇龍所以福其德章其功也賢人佐聖封國愛民黼黻文繡降龍所以顯其仁光其能也

環濟要略曰天子龍冕諸侯黼大夫黻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輿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五色備謂之繡諸侯去日月星辰服山龍華蟲卿大夫去山龍華蟲服藻火服粉米

摯虞決疑要注曰秦除衮冕之制唯爲玄衣絳裳一具而已漢興亦如之中興後明帝永平中使諸儒案古文依圖書始復造衮冕之服至于今用之

穀梁傳序曰一字之褒賞逾華衮片言之貶誅深斧鉞六韜曰昔帝堯上天下黼衣絺履不弊盡不更爲也傅子曰魏明帝疑三公衮冕之服似天子減其采章陳留風俗傳曰襄邑縣南有渙水有睢水傳曰睢渙之水出文章故有黼黻藻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御服焉

鷺衣

釋名曰鷩雉山雉也鷩并列性急慙不可生必自殺

故畫其形於衣以象人執耿介之節也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享先公饗射鷩冕鄭玄曰先公謂

與諸侯射也鷩畫以雉也三禮圖曰鷩冕服者王祭先公及饗射之服也以朝天子

助祭玄衣纁裳以華蟲火宗彝三章畫以為纁裳藻粉米黼黻四章陸里切以為纁几七章

釋名曰毳苳也畫藻文於衣象水草之毳苳温暖而潔也詩曰大車檻檻毳衣如綦生者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鄭玄曰其衣三章

裳三章也

三禮圖曰毳冕王祀四望山川服也子男服以朝天子

絺衣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祭社稷五祀則絺冕鄭玄曰絺

或作繡字之誤也繡刺粉米無畫也詩曰緇衣美武公之德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

宜之緇衣之宜兮弊予又改為兮緇衣黑色上卿聽朝之正服也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祭群小祀玄冕鄭玄曰群小祀林澤

禮玉藻曰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鄭玄曰端當為

魏臺訪議曰禮天子大夫玄冕而執鴈今秩中二千石六

禕衣

釋名曰王后之上服曰禕衣畫翬雉之文於衣也伊洛而西雉青質五色備曰翬也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曰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之服刻繪為翬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也

禮明堂位曰夫人副禕立千房中鄭玄曰副首飾也今之

董巴漢輿服志曰太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皂下后謁廟服

入廟佐祭者服皂綰上下皆深衣制

穆天子傳曰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禕冕冠禕衣王后之

也詳授河宗璧

綸狄

釋名曰搖翟畫雞雉之文於衣也江淮而南雉素質五采皆備成章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曰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綸狄鄭玄曰綸狄畫羽飾也

三禮六服圖曰綸翟王后從王祭先公之服也侯伯之夫

闕翟

釋名曰闕翟翦闕繒為翟雉形以綴衣也

詩曰委委蛇蛇象服是宜箋曰象服者謂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曰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闕狄鄭玄曰

赤也

三禮六服圖曰闕翟王后從祭群小祀服也亦予男夫人服以徒君祭宗廟

鞠衣

釋名曰鞠衣如菊花色也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曰內司服掌王后六服鞠衣鄭司農曰鞠衣

黃桑服也色如鞠塵像桑葉始生

三禮六服圖曰鞠衣王后蠶桑之服也孤之妻服以從助君祭

董巴漢輿服志曰太皇太后皇太后蠶服青上縹下深衣制貴人助蠶服純縹上下深衣制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助蠶服縹綃上下深衣制自二千石夫人已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服

徐廣輿服雜注曰晉先蠶儀注皇后衣純青之衣特進卿

世婦二千石命婦助蠶則青綃上下

展衣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展衣展衣白衣

三禮六服圖曰展衣王后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也卿大夫之妻以從助君祭

釋名曰禮展字或此坦也坦然正白無文采也

禕衣通貫反

釋名曰禕衣禕然黑色也

詩邶柏舟禕衣曰禕兮衣兮禕衣黃裏禕間色黃正色箋云禕兮衣兮禕衣

自有禮制也諸侯大夫祭服之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衆妾亦有禮制也諸侯大夫祭服之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衆

重非其制故以禕兮衣兮禕衣黃裳

喻妾上僭焉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曰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禕衣素紗禕衣

黃喻亂嫡妾之禮也

太平御覽

卷六十九

禮

卷六十九

御於王者之服也亦似燕居
君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

衿衣

三禮圖曰傳母婚禮從者衿衣古者傳母選無夫與子而
老賤曉習婦道者使之應對也

朱衣

應劭漢官儀曰虎賁中郎衣紗縠單衣續漢志同晉
令絳紗縠

東觀漢記曰光武起義衣絳單衣赤幘初伯升之起諸家
子弟皆曰伯升殺我及見上絳衣大冠乃驚曰謹厚者亦
復為之

晉義熙起居注曰安帝自荊州至新亭詔曰諸侍官戎行
之時不備朱服悉令袴褶從也

宋元嘉起居注曰治書侍御史朱興啓彈朝請向騰之坐
同僚會故負外散騎侍郎楊琮之喪侍兵唱變服然後唱

衆官下陪位而騰之着單衣在朱衣上於禮有虧請免所
居官詔可

齊書曰呂安國為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後改封湘鄉侯武
帝即位累遷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
子曰汝後勿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為朱官也

神異經曰西荒有一人不讀五經而意合不觀天文而心
通不誦禮律而精當天賜其衣男朱衣縞帶委兒冠女碧
衣戴金勝皆無縫

墨子曰楚莊王絳衣博袍

語林曰何平叔面絕白魏文帝疑其着粉夏日喚與熟餅
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時帝始信之
班彪便宜事曰可選師傅將相子孫有行好學者以備絳
衣舍人

班固與竇憲牋曰將軍哀憐賜固手迹告以中軍官鮮明
乃賜以瑇瑁簪絳紗單衣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

班固與竇憲牋曰將軍哀憐賜固手迹告以中軍官鮮明乃賜以瑇瑁簪絳紗單衣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一

章服部八

單衣

中衣

曲領方領附

袷

圭屬

鞞

弗音

鞞囊

併二千石

單衣

釋名曰單衣言無裏也

方言曰單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氍音牒關之東西謂之

單趙魏之間謂之左衣占謂之深衣是也

禮王制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又深衣曰古者深衣蓋有
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帶下毋厭髀
上毋厭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
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齊故規
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

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其志而不
其心也五法以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
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
擯相可以治軍旅
又儒行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鄭玄曰縫猶大也大掖
衣大袂單衣君子有道
藝者所
衣也
漢書曰江充召見上衣紗縠單衣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
曲裾者
大衣也後垂
覆帶半之也
又曰趙王彭祖為人巧佞持詭辯以中人每二千石至彭
祖衣阜布單衣自行迎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失
言中忌諱輒書之
又曰蓋寬饒左遷為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單衣短伶離
地躬按行士卒廬室

後漢書曰馬援為隗囂使公孫述述盛陳陞衛以延援入
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東觀記曰都作
荅史記曰荅布

千疋前書音義
曰荅布白疊也

謝承後漢書曰陸閔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兒喜著越布
單衣上見而好之自是常勅會稽郡獻越布
又曰陳留尹苞字延博與同郡范史雲善二人俱貧出入
共一單衣到人門外苞年長常先着單衣前入須臾出解
與史雲

魏志曰管寧四時祭祀在遼東時布單衣親薦饌

王隱晉書曰梁孝王彤宣帝子將單衣補車幃以為清參
軍王銓曰晏嬰大官稱清者以為御食七百家也公無此
費宜美衣服使內外相稱

晉書曰栢溫廢東海王王着白帟單衣步下西堂群臣拜

辭莫不獻欵

又曰簡文初立於朝堂服着平巾幘單衣東向拜受璽綬
又曰王導傳蘇峻平後帑藏空竭庫中唯有練數十萬正
賣之不售而國用不足導患之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
是士庶翕然競服之練逐貴端至一金
晉今日朝服阜緣中單衣

趙書曰勒參軍周承為館陶令斷官絹數百疋獄以八坐
議宥之後每譙大會使俳兒着介幘黃絹單衣優問曰汝
何官荅我本為館陶令斗敷單衣曰正坐取是故入汝輩
以為大笑

事具樂部

梁書曰劉曇靜母亡時天寒曇靜身衣單布衣廬於瘞所
晝夜哭臨不絕聲

又曰張稷為吳郡太守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稷者滿

水陸櫻單衣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

董巴輿服志曰羽林左監虎賁冠鵠着紗縠單衣

又曰虎賁武騎皆衣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

應劭漢官儀曰謁者皆着緇幘大冠白絹單衣

徐野民車服雜注曰元帝召陳郡王隱待詔著作單衣幘

朝望於著作之省

又曰天子郊禮釋奠中單衣絳緣其領袖其朝服皂緣也

燕丹子曰荆軻抱秦王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聲曰

羅縠單衣可製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

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叩牛角而歌曰短布單衣適至爵

終朝飲牛至夜半

仲長統昌言曰薊子訓不知何郡人到陳公舍自云今日

當死陳公與之一着單衣於是入室寢日中果死

傳子曰梁翼作火浣布衣會賓客行酒失盃而汚之僞怒解衣而燒之垢盡火滅粲然潔白

世說曰王戎性儉為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償之陳留者舊傳曰吳祐為膠東相裔夫孫性盜富民錢五百為父市單衣父恐便以單衣詣門自謝祐以單衣遺其父梁翼別傳曰翼作狐尾單衣上短下長

邊讓別傳曰讓才辯俊逸孔融薦讓於武帝曰邊讓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

楊彪別傳曰魏文帝令彪着布單衣待以賓客之禮拾遺記曰漢末羽山之民獻赤布梁冀製為衣謂之丹衣而史家云單衣則今縫掖也字異聲同未知孰是也

神仙傳曰曹公欲殺左慈將出市忽失慈所在乃閉市索之傳曰一日眇着葛巾幘單衣正爾視之一市中數萬人

皆眇一目葛巾幘單衣竟不知所取

搜神記曰永嘉以來士大夫薨服生單衣識者恠之曰此古練縗之布諸大夫所以服天子其後愍懷晏駕馬融遺令曰穿中除五疇衣但得施絳縮單衣

中衣

禮郊特牲曰繡黼丹朱中衣士大夫僭禮鄭玄注曰繡讀為縮縮縮縮名也

衣制即今中單也

董巴漢輿服志曰祀宗廟初玄絳領袖為中衣絳袴袜示其赤心奉神五郊各從其色

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郊禮釋奠中衣以絳緣其領袖其朝阜緣

魏官儀曰阜緣領袖中單衣

會稽典錄曰鄭弘為縣嗇夫民有弟斥兄錢者未還之嫂

領詣弘賣中單為叔還錢兄聞之慙遣婦賣錢還弘不受

釋名曰曲領上橫壅頸其狀曲也

釋名曰曲領上橫壅頸其狀曲也

禮深衣曰曲袷如矩以應方袷曲領也

從漢書曰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馬援兄況

勃衣方領能短步前書音義曰領下施領正方學者之服也

廣雅曰褊長襦也

釋名曰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褊

屬也衣裳上下相連屬也

徐廣輿服雜注曰今皇后謁廟服袿褊大衣

後漢書曰和熹鄧后性儉約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脩

整簪珥光采袿裳鮮明說文曰替笄也珥瑱也以玉充耳后獨省素無飾

其衣有與陰后同色即時解易

南史曰南岳鄧先生名郁隱居不仕魏夫人忽來臨降乘

雲而至從少姬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褊年皆可十七八

傅毅舞賦曰珠翠的皦而炤耀華袿飛袖而雜纖羅

婦人集張君平與妹憲書曰念諸里舍皆富財賄袿褊襲

蔽紛華照曜於是之際想汝懷愧

釋名曰鞞鞞所以蔽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齊人謂之巨

巾田家婦女出至田野以覆其頭故因以為名也

又曰跪襜跪時襜然張也

爾雅曰衣蔽前謂之襜今蔽膝也

易困卦曰朱載方來

其衣有與陰后同色即時解易

南史曰南岳鄧先生名郁隱居不仕魏夫人忽來臨降乘

雲而至從少姬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褊年皆可十七八

傅毅舞賦曰珠翠的皦而炤耀華袿飛袖而雜纖羅

婦人集張君平與妹憲書曰念諸里舍皆富財賄袿褊襲

蔽紛華照曜於是之際想汝懷愧

釋名曰鞞鞞所以蔽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齊人謂之巨

巾田家婦女出至田野以覆其頭故因以為名也

又曰跪襜跪時襜然張也

爾雅曰衣蔽前謂之襜今蔽膝也

易困卦曰朱載方來

其衣有與陰后同色即時解易

南史曰南岳鄧先生名郁隱居不仕魏夫人忽來臨降乘

雲而至從少姬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褊年皆可十七八

傅毅舞賦曰珠翠的皦而炤耀華袿飛袖而雜纖羅

婦人集張君平與妹憲書曰念諸里舍皆富財賄袿褊襲

蔽紛華照曜於是之際想汝懷愧

釋名曰鞞鞞所以蔽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齊人謂之巨

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禮曰一命緼鞞衡再命赤鞞葱衡鞞之言蔽也緼赤鞞之言蔽也又曰鞞君朱大夫索上爵韋鞞以言蔽也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剡角士前後正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

又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艸火周龍章鄭玄曰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

漢書東方朔傳曰館陶公主迎武帝蔽膝登階也

又曰王莽妻着布蔽膝見客魏志曰武帝內誠令云今貴人位為貴人金印藍紱女人爵位之極

又文帝與于禁詔曰昔漢高祖脫衣以衣韓信光武解綬以帶李忠誠皆人主當時貴敬功勞勤心之至也封賜將

軍以魏王時自所佩朱鞞及遠遊冠

吳志曰孫權潘夫人有娠夢人以龍頭授己以蔽膝受之生亮

五經要義曰鞞者舜所制也

又云天子朱紱諸侯赤紱赤盛色也

又曰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後至舜冕服既備故復制之示不忘古鞞名有三朝廷則謂之鞞宗廟謂之鞞鞞上音昧下音問

五經異義曰鞞者大帶之飾非鞞也

董巴漢輿服志曰五霸遞興戰兵不息鞞罪非兵飾於是去鞞

白虎通曰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蔽前者示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

徐廣輿服儀注曰敝膝古之鞞也戰國連兵以鞞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鞞

環濟要略曰几鞞以韋爲之以象裳色湯至周增以畫文夏山収仁可依彤火取其明周龍章取其變化

莊子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鞞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當隱藏也

拾遺錄曰孔子生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繼商周而素王出故蒼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

爲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而去夫子係彤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鉏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知命之終乃拘麟解紱而滌泗焉

鞞囊

禮曰男鞞革女鞞絲鞞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緇

禮曰鞞厲游纓杜預曰囊紳帶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也

白虎通曰男子有鞞者示有金革之事

東觀漢記曰鄧遵破諸羌詔賜遵金剛鮮卑緝帶一具虎頭鞞囊一

晉書曰鄧攸祖殷亮直強正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鞞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

鞞囊新虎頭代故虎頭也若不作汝陰當作汝南後爲汝南太守

曹瞞傳曰太祖爲人坦易無威重身佩小鞞囊以盛手中細物

鄴中記曰石虎改虎頭鞞囊爲龍頭鞞囊

楊子法言曰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文從而繡其鞞帨班固與弟超貢曰遺仲叔虎頭旁囊金銀鈎

謝承與步騭書曰所在近北無它異物裁奉織成虎頭綬囊可以服之
孔珠與王佐長史書朝不着鞶囊不知爲何不答曰尋此鞶囊是內則施鞶之遺象此爲箴線之屬非朝服所宜著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一
白武銀曰武下音登示白金國經車漆器一具
白武銀曰武下音登示白金國經車漆器一具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二

服章部九

珮 環 玦 笏

珮

說文曰珮大帶佩也珮必有巾故從巾
釋名曰珮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幌巾有觸之屬也

詩曰青青子珮悠悠我思也佩玉也

又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

又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雜珮者珩璜琚瑀知子之順

之雜珮以問之問遺也知子之好之雜珮以報之

又曰彼留之子貽我珮玖

又曰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二

又曰巧笑之瑳珮玉之儺

又曰鞞鞞音鞞珮璲不以其長鞞鞞玉貌璲瑞也以

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共王之服玉佩玉禮曰主

珮倚則臣珮垂主佩垂則臣珮委

又曰石駟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珮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珮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珮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

又曰古之君子必珮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路門之外樂節也行以肆夏樂節也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則鳴

珮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而入也君在不佩玉左結珮右設珮朝於君亦結於左齊則結珮而爵鞞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

珮玉有衡牙居中央以前後觸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

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珮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珮瑜玉而綦組綬士珮瑤玫而緼組綬孔子珮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大戴禮曰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珮玉為度

左傳曰蔡昭侯為兩佩與裘以如楚獻一珮一裘於昭王

服之以享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事具

又曰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

曰珮玉繫兮余無所繫之藥然服飾備也無以繫

魚參魏略曰有雙璜雙珩瑀瑁珣牙琕珠為珮者乃漢明

帝采古文始制也

晉書曰王祥著遺令子孫云吾氣絕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珮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

斂

齊書曰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並加金章紫綬珮于

闔玉
隋書曰何稠參會古今多所改創從省之服初無珮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無珮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珮一隻

國語曰秦穆公使公子繫弔公子夷吾于梁退而私於繫曰請以黃金三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納之左右

又曰王孫韋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鳴佩玉以相禮問於王孫韋楚之白珩猶在乎珩珮上之璜皆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先王之玩也

周書曰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珮玉億有八萬石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佩魏侍中王粲識舊

珮始復作之今玉珮受法於粲

三禮圖曰凡玉珮上有雙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徑三寸衡才蠟珠以納其間上下為衡半璧為璜璜中橫以衝牙以蒼珠為瑀

董巴漢輿服志曰古者君臣珮玉三代同之五霸興兵珮非戰器去珮留其係繼以為章表秦乃以采組連結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至孝明皇帝乃為大珮衝牙雙渠璜皆以白玉乘輿絡以白珠公卿諸貴以采絲其玉視冕旒

蔡邕輿服志曰孝明帝作蠟珠之珮以郊祀天地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珮者表意見所能故脩道無窮即珮環能大道德即珮琨能決嫌疑即珮玦是以其所佩即知其所能若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針縷

也

孔叅子曰子產死鄭人大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玉
說苑曰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珮至流水之上大
夫莊辛見而悅之

又曰經侯過魏太子左服玉具劔右帶珮環左光照左右
光照右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
百姓戴上此魏國寶也經侯應聲解劔而去珮

鹽鐵論曰子思銀珮

尚書舊傳曰淑妃脩媛脩華脩容婕妤佩彩瓊玉貴人珮
于闐玉

鄴中記曰石虎后出行有女鼓吹尚書官屬皆着錦袴珮
玉

晉令曰皇太子妃珮瑜玉諸王郡公太宰太傅太保司空

諸長公主諸王世子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珮玄玉

晉宋舊事曰太后皇白玉珮

穆天子傳曰七萃之士天子賜以左佩玉華玉華之佩
珮之精者

又曰天子渴於沙中沙中無水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

頰取其清血而飲天子天子美之乃賜奔戎珮玉一雙

列仙傳曰江濱二女者不知何許人步游江濱逢鄭交甫

挑之不知神人也女遂解珮與之交甫悅乃受珮而去數

十步空懷無珮女亦不見

拾遺錄曰燕昭王時西王母降與昭王遊乎燧林之下說

炎皇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然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

如丹雀來拂桂膏之上此蛾出負丘之穴穴洞達於九天

中有細珠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為珮

又曰漢成帝時乘輿服皆尚黑宮中美女服皂班姬以下

皆玄綬瓊珮

又曰漢昭帝元始元年穿林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廕根莖若葵之衛足也名曰

夜光荷寶如玄珠可以飾珮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帶六出火玉之珮

搜神記曰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珮

楚辭曰扈江離與薜荔扈被紉狄蘭以為珮紉蘭索

又曰雲衣兮披披披披長兒玉珮兮陸離陸離光

又曰連蕙若以為珮兮過鮑肆而失香

又曰蓋吾遊此春宮春宮東方折瓊枝以繼珮

潘岳西征賦曰飛翠綏拖鳴玉出入禁門者衆矣想珮聲

之遺響若鏗鎗之在耳

劉梁七舉曰珮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荷彩昭爛流景揚

暉○曹植與陳琳書曰帶蜿蜒以為紳連日月以為珮

殷仲堪與相王牋曰所致玉佩光潤清越

傅玄大言賦曰腰珮六氣首戴天文

西京雜記曰環

說文曰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禮曰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謙不比德亦不專也象

左傳曰穆叔之子仲壬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宮公予之環

使才人入示之不示出命佩之

又曰宣子有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工共宣子謁諸鄭

伯謁請子產弗與玉部

宋書曰江夏王義恭孝武即位以其藩所服玉環次綬賜

之

梁書曰柳惔武帝之鎮襄陽惔祖道帝解玉環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珮玉環是新亭所贈耶對曰既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斃

白虎通曰修道無窮即珮環也

瑞應圖曰黃帝時西王母乘白鹿來獻白環舜時復來獻

白環

王子年拾遺錄曰顯頊時濱海之北有勒題國背衣毛無翼而飛帝乃更衣以文豹為飾獻黑玉之環色如淳漆

荀卿子曰大夫待放于境君賜以環即返以玦即去

西京雜記曰趙飛鸞為后女弟昭儀上五色玉環

春秋後語曰秦始皇聞齊王后賢嘗使遣之連環曰齊人多智能解此乎后以示羣臣莫能解乃引椎破之謝秦使

曰謹以解矣以報始皇壯其志益不敢謀齊

劉向列女傳曰齊桓公行霸諸侯朝之衛獨不至公謀伐衛衛姬脫簪珥解環再拜請徵之罪

莊子內篇云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得其環中以應於無窮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中空矣令以是夫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玦

說文曰玦玉珮

珮如環而有玦故云玦

詩曰芄蘭之葉儻子佩鞶也

左傳曰狄人伐衛將戰衛懿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也

莊子甯速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贊助也玦示以當玦斷矢示以難禦

又曰晉侯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珮之金玦狐突曰金寒玦離胡可恃也罕夷曰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

國語曰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衣偏袷音篤之衣佩之金玦大子見里克曰君賜我以偏衣金玦何也克曰孺子懼乎衣金之偏而握金不偷矣太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為右告先友曰君與我而衣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狐突歎曰以麗衣純龍雜色純純德謂太子而玦之以金銑者寒甚矣胡可恃也

典略曰項羽與沛公飲范增數日羽舉所佩玉以示之者三羽默然

後漢書曰更始謀殺伯升伯升光武兄乃會諸將以成其計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殺

東觀漢記曰明帝詔曰馮勛以忠孝出入八年數進忠言正諫賜以玉玦

續漢書曰桓帝永興二年光祿勳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

之得玉鈎玦各一

魏氏春秋曰明帝張掖郡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有玉匣開蓋於前上有玉玦二璜一

魏略曰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鍾繇有玉玦使臨淄侯曹子建也因人說之繇遂送焉太子與繇書曰南陽宗惠叔稱君侯肯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共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指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押跪發九內震駭繩窮押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捨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

王隱晉書曰禮能使決疑者珮玦故遣其臣亦授之以玦今靈命有二玦其一當魏歷數既終當禪大晉故與之玦

凡受命將帥天子之位皆衆人之所疑以武皇帝能斷決
應天順民受曹氏禪而無疑德應珮玦故以賜焉是以有
二玦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在淮陰治城得錫玦大數尺下有篆
字人莫識紀僧眞曰何須辯文此自久遠之物即九錫之
徵也太祖曰卿勿妄言

北齊書曰樂陵王百年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嘗作數勅
字德胄封以奏帝帝怒召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帶玦留與
妃斛律氏及百年被誅妃把玦哀號不食而死玦猶在手

拳不可開其父自擘之乃開
白虎通曰能決嫌疑則佩玦
瑞應圖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玦

隋巢子曰召人以環絕人以玦

莊子曰儒者受佩玦者事至而斷

西京雜記曰趙飛鸞爲皇后女弟昭儀上珊瑚玦
孟達與諸葛亮書曰今送綸帽玉玦各一以徵意焉

笏

釋名曰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
或曰簿可以簿疏物

禮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與鬚同文竹士

竹本象可也見於天子與射無說音脫笏入太廟說笏非古

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免悲哀哭凡有指畫於君

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必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畢盡笏

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猶杼也

終葵首諸侯
不終葵首
又曰將適公所書思對命思所思念將以告君

又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履問日之蚤
音暮請退可也
運澤猶

大戴禮曰天子御筵延言延然方諸侯御茶茶前誦後直
音大夫服笏前誦後誦無

又曰五經要義曰天子之笏謂之珽然無所屈也

周書曰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懼去劍搢笏以示無仇

後漢書曰陳蕃為光祿勳范滂為主事以公儀詣蕃執板

入閣至堂不奪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

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閣宜省所景

吳志曰朱治領吳郡舉孫權為孝廉後權為吳王治每見

權常執板交拜板則

晉書曰王敦表溫嶠為丹陽尹因餞會錢鳳自起行酒至

鳳未飲嶠偽醉以手板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

真行酒敦不悅兩釋之

又曰相溫秉政謝安王坦之往候之坦之倒持手板

宋書曰建平王宏文帝子也元凶劭弑立孝武入討錄宏

殿內自拔莫由孝武先嘗以一手板於宏遣左右親信周

法道齋手板詣孝武事平以為尚書左僕射

又曰庾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

忤顏見道愍託以己板為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

甚貴然使人多慙忤祐以褚彥回祥密求換其板他日彥

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

意解

又曰蔡母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

言動帝又圖黃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

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大笑

齊書曰豫章王疑薨見形於第居第後園乘腰輿指磨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輿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閣直兵倒地仍失手板宋書曰明帝起事諸方並舉兵帝謂蔡興宗曰頂日人情言何事當濟不興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論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彥回以手板築興宗不已上曰如卿言

北齊書曰余朱榮既誅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又日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崔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犀手板換暹竹者自指拭而翫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

慮也帝既鑠暹貴其往昔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已功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

唐書曰高宗欲立武昭儀褚遂良諫不從置笏殿街曰還陛下此笏乃解巾叩頭流血

又曰崔滌玄宗時嘗朝夕宮掖出入無閒慮有所漏洩乃於滌笏上親札慎密二字以誠之

又曰玄宗以張九齡體弱簪笏不勝命置笏囊

又曰李絳面論吐突承瓘用兵無功合從顯責又論承瓘於軍中立聖政碑事不可許上初怒色變絳語不已詞旨懇切因泣下上察其意乃大開悟拜絳爲中書舍人卽命曳去所立碑曰微絳言吾不知爲損又面賜絳紫袍親爲絳擇笏以賜之因謂之曰爾他時勿易此心又曰朱泚盜據宮闕乃遣將韓旻領兵疾趨奉天召殿秀

實輿之謀議秀實從欲圖之陰詭大將劉海賓何明禮等同謀殺泚明日泚召秀實議事秀實勃然而起奪源休笏以擊泚傷額流血海賓等不至秀實遂被害
又曰魏謩文宗時爲起居舍人上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唯簪笏獨存輒令進之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覃不解我意乃此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
三禮圖曰士竹笏飾以象骨大夫飾以魚須
輿服雜事曰古者貴賤皆執笏主書君上之政令有事則搢之於要帶中近代以來唯八座尚書執笏者白筆綴手板頭以紫囊裹之其餘王公卿士但執手板主于敬不執笏亦非記事官也
周遷車服雜事曰應仲遠云昔荆軻逐秦王其後謁者持匕首以備不虞從此侍官執刀劍漢高祖偃武脩文始制

以手板代焉

江表傳曰孫權既卽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初張昭勸迎曹公權不從而周瑜敗之及是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
又曰獻帝嘗見郗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慮字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遂與融牙相長短
穆天子傳曰天子大服冕褱帔帶搢笏夾佩郭璞注云帔右兩佩也奉璧南面立于寒下受何策也
郭子橫洞冥記曰孟岐清河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時事如目前岐時待周公升壇上政以手摩成王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
郡國志曰晉明爲太子時嘗戲殿前以玉手板弄銅蟠螭

口手傾溜入螭腹中不能出人後見一白鼠出入螭口
世說曰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曰卿在府久此當
相料理初不答高視以手板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相手板經曰相手板法出蕭何或曰四皓初出殆不行世
東方朔見而善之曰此非庸人所解至魏司空陳長史見
此書歎伏以示許士宗韋仲將管輅見而推歎郭景純以
夜兼晝方得其妙理相手板將以閑太之時收五行尋四
時定入節明二十四氣百不失一板長一尺五寸廣一寸
五分上狹而薄下廣而厚八角十二芒並欲端平板形皆
宇淨板凶少吉多者可用吉小凶多者不可用服也舊用
白直槽刺榆桑柘四材也審當令理通直從上至下直如
絃不得出邊絕理板頭是君坐板頭缺與君共事必不得
終分板作四上一分爲二親左爲父右爲母第二分都

爲婦第三分左爲男右爲女第四分左爲奴右爲婢婢之
下辟方留爲田宅財物牛馬猪羊鷄犬之屬以五行十二
時分若其颯崩毀傷踏破裂弔節蝸穿兆隨所屬物必損
失死云板兩邊左爲城右爲社寬博文彩班班光澤清淨
必得封邑○仲長子曰笏以書君教令記善刺過今之板
以象焉
劉義恭啓事曰聖恩優重猥賜華纓玉笏珍冠飾首琛板
耀握非臣朽薄所宜服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二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三

金澤文庫

禮記玉藻曰纁為繭繻為袍繻舊絮繻餘也
釋名曰袍丈夫着下至跗者袍也
論語曰衣弊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詩曰豈日無衣與子同袍
史記曰秦相范雎與魏人須賈有隙及賈使秦雎自稱張
祿先生見賈寒取一綈袍以賜之及數其罪日尔得無死
者將以綈袍有戀戀故人之意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三

服章部十

袍 褐 衫

襜褕

袍

金澤文庫

說文日以絮曰繭繭以緼曰袍

禮記玉藻曰纁為繭繻為袍繻舊絮繻餘也

釋名曰袍丈夫着下至跗者袍也

論語曰衣弊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詩曰豈日無衣與子同袍

史記曰秦相范雎與魏人須賈有隙及賈使秦雎自稱張

祿先生見賈寒取一綈袍以賜之及數其罪日尔得無死

者將以綈袍有戀戀故人之意

漢書曰文帝使遺單于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

續漢書曰表安為光祿勳至清麤袍糲食

又曰三老五更皆服都綠大袍

又曰輿服志曰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繡羅縠十二色綠袍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袍極麤疎諸王朝望見反以為綺焉

華矯後漢書曰藥崧者家貧為主無被糟食自此詔給帷被皂袍

袁山松後漢書曰靈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束園禮錢千萬中使取之續乃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故不登公位

古今善言曰續出黃紙補袍以示使人時人謠曰天下清

苦羊續祖

又曰栢鸞字始春焉弟也少立志行縕袍糲食不求盈餘以濁世耻不肯仕

魏略曰薛夏字宜聲黃初中為祕書丞帝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帝見其衣薄解所御袍賜之

蜀志曰彭羨字永年姿性驕傲多所輕忽唯敬同郡秦宓薦之於太守許靖曰竊見處士綿竹秦宓應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縕袍也

王隱晉書曰江東賜涼州刺史張駿真金印大袍

又曰鄭冲以儒雅為德莅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縕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

又曰惠帝自鄴還洛陽賜中書監盧士鶴綾袍一領

又曰武帝賜相伊錢百萬袍裏千端

又曰慕容冲進逼符堅送一領錦袍遣冲詔曰古者交兵
使在其間今送一袍以明本懷

齋書曰卞彬蚤虱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
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之多病起居甚踈縈
寢敗絮不能自釋

梁書曰侯景將爲亂時謠曰青袍白馬壽陽來後景軍中
悉着青袍景長乘白馬

又曰臨賀王正德候景之亂正德爲平北將軍屯朱雀航
景至正德乃北向望闕三拜歔歔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
景交揖馬上退據左衛府先是其軍普着絳袍袍裏皆碧
至是悉反之賊以正德爲天子

唐書曰武后出緋紫單羅錦襟背袍以賜文武臣其袍文
各有炯戒諸王則飾以盤石及鹿宰相飾以鳳池尚書飾

以對鴈左右衛將軍飾以麒麟左右武衛飾以對虎左右
鷹對飾以鷹左右千牛飾以牛左右豹韜飾以師子左右
金吾飾以象又銘其襟背作八字迴文焉

又曰肅宗爲皇太子受冊當被絳紗袍太子以爲與皇帝
同稱辭不敢當下百官議帝手勅改爲朱明服

又曰薛平能守法度理身儉薄一綠袍十年不易恩加朱
紱然始解去

莊子曰曾子居衛緼袍無表十年不制衣

墨子曰楚莊王鮮冠緼組纓絳衣博袍以理其國政也
說苑曰子思居衛緼袍無裏田子方遺狐白之裘恐其不
受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子思竟不受

鹽鐵論曰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

又曰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綾袍一領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降武帝服赤霜之袍雲綵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得名

神仙傳曰太傅揚駿使人迎孫登共語不答以複布袍賜之受之出門從人借刀斷花上下異處放駿門下又大謹斫刺當時人謂爲狂後乃知駿當誅斬其人

王褒內傳曰真人將褒見太上丈人着流霞羽袍芙蓉冠搜神記曰有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夜有女年十五六姿顏無雙來爲生妻經三年遂乃生一兒曰慎勿以火照我後三年可照耳生不能忍照之腰上肉如人腰以下但枯骨婦求去將生入華堂奧室以珠袍與之生至市賣袍睢陽王識是女袍收榜談生談生具對呼兒似王女又曰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逢一趨走少年便脫青

絲袍與之此人不解其意璞曰身命卒當在君手故逆相屬耳及當死果此人行刑傍人皆爲屬求利璞曰我常託之久矣此人爲之歔歔哽咽行刑既畢乃說如此

鄴中記曰石虎臨軒大會着丹紗袍

鍾玩良吏傳曰表彭字伯榮爲南陽太守政以清潔糲食

縑袍不改其操

古樂府白紵歌曰紵實如月輕如雲色似銀袍以光驅巾

拂塵製以爲袍餘作巾

古詩曰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

魏武帝與揚彪書曰今遺足下貴室錯綵羅縠錦袍一領

劉弘教曰將士寒窮者給一韋袍複帽

劉義恭啓事曰詔旨以赦日所制綾紋綿布袍放生古

□袍垂重賜

劉謐之與天公牋曰體戰身噤脫衣凍坐賴詹公借袍南城送火

褐

說文曰褐短衣也

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褐毛布也

左傳曰吳申叔儀乞食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纈兮余無

繫之旨酒一盞兮余與褐之父晚之對曰梁則無矣麓則

有之若登首山以呼庚癸則乎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

主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飢渴所以亡韓詩外傳曰東郭書知宋之將亡故褰褐而過鬲其朝曰

宋將有棘荆故褰褐而避之也居三年宋果亡

史記曰五穀大夫鄙人也問秦繆公之賢自粥秦客被褐

食牛葍年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

又曰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遣趙王書願以十城易璧趙遣藺相如奉璧秦王無償城色相如使從者衣褐懷璧便道亡歸

又曰婁敬齊人戍隴西過洛陽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為易其衣不肯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

褐見遂見上說上西都長安

漢書曰貢禹上書云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短褐不完

范曄後漢書曰張玄勳徵有才略以世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後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將行玄自

廬被褐帶索要說溫不能用

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上疏曰咎繇振褐不仁者遠矣陶潛五柳先生傳曰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老子曰聖人被褐而懷玉

墨子曰人不可衣短褐衣服不美身體從容不足觀也
新序曰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無鹽女行年四十無所容
入街嫁不售乃拂短褐自詣宣王曰願當君王盛顏
符子曰有澤父者冠葭蘆之笠納麓之屨苳裳褐衣
裴淵記曰蠻夷取穀樹皮熟搗之以爲褐
趙壹疾邪賦曰勢家多所宜歎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
蕙化爲芻

古詩曰短褐中無絮帶斷續以繩

衫

釋名曰衫芟也衫乘無袖端也襦褙者當背一當背也
楊雄方言曰陳魏宋楚之間謂之襜或謂之單襦
沈約宋書曰徐湛之母會稽公主高祖微時有納布衫襖

等衣皆是武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
後代若驕奢不節者可以此示之
又曰到漑爲建安太守任昉以詩贈之求二衫云鐵錢兩
當一百代易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漑荅云余衣
本百結閩中徒入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
宋書曰薛安都與魏戰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
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着絳衲兩褙衫馬亦去具裝馳入
賊陳猛氣咆嘯所向無當其鋒者
又曰渴盤陔國土人翦髮着羶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縫
前

齊書曰陽休之除散騎常侍監修起居注頃之坐車左遷
驍騎將軍衣兩褙文宣郊天百僚咸從休之爲驍騎將軍
衣兩褙用手持白棊時魏收爲中書令嘲之日義貞服未

休之日我昔爲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
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夷曠
唐書曰德宗在梁州地熱未給將士春衣上亦御夾服以
視朝左右請御衫上曰從我者冬服未易我豈可獨衣衫
乎將士聞之莫不流涕

魏文帝別傳曰吳選曹令史長沙劉卓字德然病荒夢見
一人以白越單衫與之言曰汝着衫汗火燒便潔也卓覺
果有衫在側汗輒火浣之

晉惠帝起居注曰愍懷以體上白綃單衣一領□□寄與
妃

宋起居注曰太始二年御史丞羊希奏山陰令謝沉親憂
未除當著青絳衲兩襜請免沉前所居官也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白縠白紗白綃衫並紫玉綵

祖台之志怪曰建康小吏曹著爲廬山使君取迎配以女
婉著形意不安屢求諫退婉潛然流涕賦詩序別并贈織
禪衫也

劉敬叔異苑曰母丘儉征潞沮使王頎窮其東界父老云
曾有破舡從漢海流得布衫身如中國人但兩袖俱長三
丈

襜褕

方言曰襜褕江淮之間謂之襜容常容反自關而西謂之襜
褕以布而無緣謂之藍縷

漢書曰元始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旛衣黃襜褕
着黃帽詣北闕自謂衛太子

又曰何並爲長陵令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至寺拔
刀刺其建鼓並追之卿迫窘乃令奴冠被其襜褕自代乘

變服馳去

東觀漢記曰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人皆縑襜褕絺巾迎上
又曰更始在長安自恣三輔苦之又所官爵多群小或繡
面衣錦袴襜褕罵詈道路

又曰王阜為益州太守大將軍竇憲貴盛以絳罽襜褕與
阜阜不受

又曰段熲滅羌詔賜頭錢十萬絳襜褕一領

又曰延岑上光武皮襜褕宿下邑亭亭長白言睢陽賊衣
絳罽襜褕今宿客疑是乃發卒來岑臥不動吏謝去

邊讓別傳曰讓字文禮孔融薦讓於武帝曰邊讓為九州
衣被則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

恒譚新論曰余自長安歸道病蒙絮被罽襜褕宿下邑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四

服章部十一

裘

說文曰裘皮衣也

禮曰十月之節天子始裘

又曰唯君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
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

裘玄緇衣以裼之麋裘青犴裘絞衣以裼之犴胡犬也音
色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

侯之飾也犬羊之裘不裼庶人無文飾裘之裼也見美也

又曰童子不衣裘裳裘太溫

又曰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言其太儉偏下

又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於裘

詩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羔裘豹飾孔武有力羔裘晏兮

三英粲兮晏鮮盛貌三英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

又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又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

日出有曜

又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

又曰狐裘戎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又曰齊人以邾寄衛侯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

曰余不悅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狐裘羔袖言一身盡美唯少有惡喻

己雖從出其罪不多

又傳曰公賜公行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遂入羔裘

齊嘉與之陽穀陽穀齊邑

又傳曰齊侯代晉夷儀東郭書讓登犁弥從之齊侯賞犁

弥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哲憤而衣狸製哲白也憤齒上

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

論語曰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

周禮曰司裘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仲秋獻良裘季

秋獻功裘良善也仲秋鳥獸毛毳因良時而用之大裘廡

裘飾皮車廡涇也陳裘也

又曰官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庶子宿衛之言月終則均秩歲終則

均叙以時頒其衣裘

史記曰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使人抵昭王幸姬

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

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客

最下坐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盜以入秦

官藏中取所獻裘奉姬姬為言於王王釋孟嘗君
 漢書曰賈誼上書諫文帝曰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
 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孟康
曰委裘若容衣太子未坐朝事先帝衣裘也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來朝章帝以王觸寒沙道賜乘輿
 貂裘
 又曰祭彤為遼東太守鮮卑奉馬一疋貂裘二領
 後漢書曰馬援歡曰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不則守錢
 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服羊裘皮袴
 又曰嚴光世祖時遊學及世祖即位乃變名隱身不見帝
 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曰有男子披羊裘
 釣澤中帝令齊主纁聘之三聘而後至
 謝承後漢書曰劉虛為幽州刺史常着氈裘

魏氏春秋曰高文惠為刺姦令史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
 書而寤寐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而哀之徐解裘覆
 之而去
 吳志曰陸遜破曹休上為羣僚大會酒與遜對舞解所着
 羶子裘賜遜
 晉書曰趙王倫字子彝初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騎劉緝買
 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弃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
 奏倫爵重屬親可不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者之法罰
 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
 不諱吏與緝同罪
 又曰桓玄殺羅企生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所生母氏及
 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又曰王恭嘗披鶴氅裘涉雪行孟旭曰此神仙中人也

王隱晉書曰步熊字叔罷好學兼術數趙王倫碎熊熊言
倫死不久不足應有人告倫倫遺囑之熊使諸生着己裘
南走圍者皆奔之熊密從北道走得脫
又曰王敦參軍摯瞻見敦以故懷裘賜老外部都督曰此
裘雖故不如與小吏敦曰何故瞻曰上服賜下貂蟬亦可
賜下乎
齊書曰文帝製孔雀毛裘
又曰文惠太子性奢侈製珠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采
金翠過雉頭遠矣
北齊書曰唐邕字道和少明敏有治世才斛律金啓太后
曰唐邕強幹一人當千顯祖乃解所服青鼠皮裘賜之云
意在與卿共弊
趙書曰汲桑盛夏重裘重茵使人扇之恚不清涼斬扇者

軍中爲之語曰仕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披狐裘不識
寒暑斷人頭

晉咸寧起居注曰太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曰據此
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其於殿前燒之勅内外有造異服
詔罪之

晉令曰山鹿白狎遊毛狐白貂蟬黃貂班白鼯子渠搜國
裘皆禁服也

瑞應圖曰王者奉五行教民種植以事則渠搜國來獻裘
王者德茂不耻惡衣服則四夷乘白鹿來獻白裘
黃帝出軍決曰黃帝伐蚩尤未克夢西王母遣道人披玄
狐之裘以符授之

管子曰武王爲役靡令曰豹褫豹裘方得入朝故豹皮百
金功臣之家糴千鍾未得一豹皮

晏子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披狐白之裘曰恠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者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令君不知也公乃命出裘以與寒發粟以與飢

又曰晏子適晉至中牟睹弊冠皮裘負芻者晏子曰子何者對曰我越石父也不免凍餓為人僕三年晏子解左驂贖之也

又曰景公賜晏子狐白裘其質千金晏子辭而不受三反曰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下不可以為教

墨子曰江河之水非一源千鑑之裘非一狐

又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特裘

列子曰林類年且百歲書傳無聞蓋古之隱上底春而裘於哇底當也

秦青子曰有千金之裘而無千金之布

田休子曰渠搜之人服夏禹德獻其玕裘毛出五彩光曜

五色

又曰少昊氏都於曲阜鞮鞻毛人獻其羽裘

韓子曰齊有盜狗子與期跪子相誇盜狗子曰吾父之裘

獨有尾期跪子曰吾父冬夏獨有一足袴

又曰堯之王天下也冬則鹿裘夏則葛絺

又曰孫叔敖相楚衣羖羊裘

又曰孔叅子曰田子方遺孔子思狐白裘也

符子曰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之其皮不可得

呂氏春秋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粹取之於

衆白也

又曰孔子始用於魯魯人謗之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

而麇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行乎途左女行乎途右物之

遺者民莫之舉

淮南子曰夫夏日之不披裘者非愛之也煖有餘於身也
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上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帝者
代更也帝王貴白狐之裘天子之被也而在朝堂然爲狐計者不
若走於澤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狐裘而負籠甚可恠也
抱朴子曰狐白不可以當暑
說苑曰晉平公使叔嚮聘吳吳人飾舟以逆左右各五百
人有繡衣而貂裘者
說苑曰林旣衣韋衣而朝齊景公曰此君子服耶旣作色
曰服何足以端士行如君言衣狗裘當大號羊裘當羊鳴
乎今君衣狐意得無變乎
又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也
說苑曰晉平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謂師曠曰吾聞
之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

其鳳鳥耶曠對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赤
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君必衣狐裘以朝乎平公曰然
又曰趙簡子弊車瘦馬衣殺羊之裘其宰曰車新則安馬
肥則疾狐裘則溫君宜改之簡子曰君子服善則益恭小
人服善則益踞

新序曰魏文侯出遊見反裘負芻者問之對曰愛毛者文
侯曰尔不知皮盡而已無所附耶明年東陽上計其布十
倍大夫賀之文侯曰民不增而稅倍亦何異反裘負芻者
厚取於下則上不安此自危之道也子何用賀乎

新論曰振裘時領萬毛皆整

潛夫論曰扶夫私計以論公政與狐議裘無時可得也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至成都居貧愁懣以
所服鷓鴣酒與文君爲歡

又曰度安世十五為成帝侍郎善鼓琴趙后悅之自上得
出入御內絕見愛幸常着輕絲履招風紫綈裘與后同居
又曰成帝好蹇鞫羣臣以勞體非尊者所宜帝曰可擇似
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碁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
履
拾遺錄曰周昭王綴青鳳毛為二裘一名煩質一名暄風
可以禦寒也至厲王流于彘人得而奇之以裂此裘遍彘
罪人大辟者抽裘一毛以贖死價直萬金也
五經要義曰古者著裘於內而以緇衣覆之乃加以朝服
會之時袒其朝服見裘衰覆衣謂之裼之言露可見之辭
所以示美呈好而為飾加以朝服謂之襲祖謂之裼大裘
不覆反本以其質也
又曰諸侯黼裘以誓曰新羔狐為黼文也

白虎通曰裘所以佐女工助溫也古者緇衣羔裘黃衣狐
裘禽獸衆多獨以狐羔取其輕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
忘本也羔取其跪乳遜順也

帝王世紀曰夏禹時渠搜國來獻褐裘也

春秋後語曰淳于髡見鄒忌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犬

之皮忌曰諾謹受教請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間

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兌送秦黑貂裘黃衣百鎰

又曰蘇秦詣秦王上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黃金

百鎰盡形容枯槁及歸妻不為下機嫂不為炊

又曰或謂孟嘗君曰太廟之椽非一木之枝也千鎰之裘

非一狐之裘也

吳越春秋曰延陵季子適齊見路有道金當夏五月有披
裘而薪者季子呼取金薪者曰吾五月披裘而薪資以金

者哉。外國圖曰：毛民國出名裘，去朔方七千里。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獻吉光裘，色黃，蓋神馬之類，入水不沉，入火不灼。

管寧別傳曰：寧字幼安，至孝，每祭祀，未嘗不伏地流涕，恒着布裳，貂裘。

會稽典略曰：魏朗字少英，爲郡功曹，佐正，且掾吏顧龕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龕不敬，勃卒撒去，龕恚而不聽，朗右手鳴鼓，左手撒裘，以聞府君，君喜，朗遂退，龕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

語林曰：謝萬就安乞裘，云：畏寒。荅曰：君妄語，正欲以爲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以三十斤綿與謝。

世說曰：謝萬與安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俱但前，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着白綸布，鳴篋裘履板而前。

共談移日，大器重之。

宋玉風賦曰：主人之女，被翠雲之裘。

崔寔四民月令曰：囊蟲並典，以灰藏，羶裘。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錦裘二領。

魏文與孫權書曰：今因趙咨致文馬一疋，麗子裘一領。

王昶家戒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脩。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四

卷之二十一

太平囑置森森六百此十四

之類入本不氣入夫不

太平囑置森森六百此十四

之類入本不氣入夫不

太平囑置森森六百此十四

之類入本不氣入夫不

太平囑置森森六百此十四



